

# 沉默抵抗

捷克/巴茲謝克 (A.Bartusěk 1921-1974) 詩選

李敏勇譯



\*以抵抗和革命之名，本書承

郭先生贊助 \*

# 沉默抵抗

——捷克／巴茲謝克(Atoinin Bartusěk 1921-1974)詩選

李敏勇 譯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沉默抵抗：捷克 / 巴茲謝克  
(Atoinin bartusek 1921-1974) 詩選  
/ 李敏勇譯。--初版。--高雄市  
：春暉，2008.08  
面； 公分  
ISBN 978-986-6950-65-0(平裝)

882.451

97015154

## 沉默抵抗

譯 者：李敏勇

發 行 人：陳坤崙

出 版 者：春暉出版社

地址／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3巷8號

電話／(07)7613385

郵撥／04062209 陳坤崙帳戶

印 刷 者：春暉印刷廠有限公司

地址／高雄市苓雅區武嶺街61巷17號

電話／(07)7613385

傳真／(07)7238509

登 記 證：新聞局版台業字第2154號

出版日期：2008年8月初版第一刷

定 價：200元

## 隱匿之星

王文勇

巴茲謝克(Antonin Bartušek, 1921-1974)早在一九四〇年代就有作品出現，但在史達林時代及過後的一段長時間裡，他是沉默的；其再有作品問世，是一九六五年以後的事。一位捷克批評家以下列的解釋闡明這段空白：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氣氛，過於拘泥給出事實和準確；然而他的詩法，視其意義，是止於摸索的，在於……揭露不安和混亂。」在當代捷克文人中，他一直保持著個人的獨特風格。部份原因也許關係於他的年齡，或歸致於那個時代人們相互疏離而引起的人生感觸，也有部份是由於凡人皆有一死的傷感。「永遠使人得不著的年歲」之尖銳感，造成了他的落落寡合。比較他和其他捷克詩人，我們可以從巴茲謝克的作品中，意識到對世事隱遁的態度，其指責的，顯

示出對現代人生各方面的厭惡，這種態度可以從幾首詩中發現到：

街道在街道之中

渴望著

白皚皚的雪，為了

泥濘之路面的清潔。

男人等待著

消失在電車磨輾之輪底下的

平靜的

調子。

——  
（滿月）——

乍看之下，這首詩是欲與都市的浪漫式隔絕的例子，而且此種觀點，從巴茲謝克許多其他表示出對自然界底愛好的詩作中，也可以找到證明。但不只是詩人本身，而是街道和城市渴望著潔淨。等待著失去的音樂的，是城市的人民。〈墓誌銘〉更清楚地說出了詩人的感觸，城市是一處可怕的地方：

我們拒絕

在溫血上作嘔自己。

他們就要我們

挖掘自己的墓穴

而且從腦後

將我們射擊致死。

而在〈廿世紀〉中，描繪在鄉村的母親與孩子們的期待。鄉村是被具有破壞性的恐怖所環繞著的：

我也可以告訴你這樹林……它們也

對我們的鏡頭暴露無由掩飾的面孔：

我們出門時遭到瞄準鏡的狙擊，

真理以底片的形式出現。

如此說來，隱喻是逃避的另一面。詩人所追求的自然界有隱喻的力量。自然界在詩裡，代表著一種對人為公害的冷靜超脫。自然界的清新、純潔、寬敞以及光亮就是暗示著社交生活所應具有的價值，但事實沒有。

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呢？巴茲謝克祇偶然提到這問題，而沒有給我們答案。部份原因是由於一種真正的模稜兩可，可以用兩種相反的方法予以究明。

其一是一種形而上的果斷——「在這一切之上要求孤獨的願望」，這在幾首詩中，愛與時間的流逝相爭奪以及愛人們最後終於孤單：

心跳緩慢下來

在階梯躊躇呼息。

我們從春天拾步

邁向秋天，

進入有愛的沉重步伐

.

聽不見的黑暗的碎裂聲

浸漬著草地

我們擁著冷然的手

在積雪的森林裡，

霍伯斯和戴摩斯

我們的眼瞼

幾年以後被一個吻的碎片

縮短。

或者是對於死亡的一種認命：

：池塘上

冰層阻塞了

天空的視線

這些告訴魚兒

有一個世界

它的語言

存在著

意義卻消失。

等待著我的這兒

是一處沉默的風景

憑依著

一片墓地之牆

但是還有另外一種究明的方法，同樣地強有力，而卻不那麼聽天由命。在

〈向日性〉中，表面上看來，作者祇是在說暮色中的樹林，但巴茲謝克對於太陽，空氣的感受，是具有其他含意的；「晚上／早晨」之結構，是帶有其本身底希望的。另外，在〈冥想〉這首詩中，其積極論調，更具有反抗性：

在如此不確定實在

如此確定不實在的一個時辰  
——這房間內是幽暗的——

我們所知的

明日將會嘈雜地降臨

用我們的臉叫喚我們名姓的

早晨的窗後光線是什麼？

你們都，為了傷害等義於生活的  
人而存在著——

我活著。

我同樣活著——

遺用「傷害」（經驗／緣於傷害）一詞，可以看出一種反抗的質素來，那

並非個人主義的英雄式反抗，而是一種對人類痛苦廣義的同情與分擔。其指陳也隨即被賦予了：

我同樣活著——

用我的手護守著我謙卑的情焰

好像在一場風暴裡——

我打開墳墓之門

而且進入：

詩人所過的人生，雖與〈墓誌銘〉一詩的墓地沒有什麼區別；然而一種反抗的論調仍然存在著。

巴茲謝克說他從T·S·艾略特學取過某些東西，這可能是因為他不想成為卡夫卡的同路人之故。但其意象是銳利的，至少，十分明晰。當他以自然與

人相抗時，就有真正的安全感。自然界至終具有一種超脫。但當他更深入地觸及人性經驗——經由城市、或以感觸——時，什麼是夢幻，什麼是事實就分不清楚了。經驗變成夢幻，心理現象如〈廿世紀〉一詩，以一種非常繁複的方式出現。巴茲謝克和 T · S · 艾略特所不同的是：他不懷疑人與人之間的價值或意義，因為他對此具有真正的了解和親切感，但是他懷疑其存在於現代世界的可能性。在〈我打開窗〉，這首詩中，他想像一個安謐的場景，裡面有公園、街道、樹林、鳥以及一個沙坑：

和睡在另一扇的我孩兒之夢相似。

仍然夜晚。我已經醒來

因為在我心的中央，像一隻看不見的灰鼠

莫名的憂慮已經噬蝕了我的思想。

最後當我微弱了的夢消失

我帶著殘酷的冷漠打開窗

走進面對我生命的公園（或街道）。

夢與現實幾乎是一致的，唯一使它們有別的是：那種灰鼠般的憂慮使他從夢幻回到了現實。我們可以猜想得出，這在現實生活裡所代表的是什麼？也許不難的會猜中，「真理以底片的形式出現」。

巴茲謝克最傑出的詩，都是這樣子的，這完全靠他下筆時模稜兩可的感情所支持。從這一點來說，他與T·S·艾略特之間的關連是有趣的。像T·S·艾略特一樣，他善於暗示，善於隱喻，韻律以及停頓，所以有時使人感到過於文飾，不能把真正的東西表達出來。但這種晦澀的本身，成為像「著

陸」、或漂亮的一首：〈詩〉等作品的主題，它們探討了語言和經驗之間的關係：

語言的魚群懶洋洋地漂流過我身

尋覓著一處水面以便躍出

吐一吐空氣，

偽裝成像是為了一個小蠕動

以便能夠飛躍。

皮膚的表層下是黑暗的。

生命在那兒腐朽

其上規列的銀鱗之光半是美麗草地，半是緘默的魚。

從這些作品的證據中，可以感覺出：巴茲謝克是一位有偉大氣質的詩人。

這樣的詩人以五十三歲之齡辭世，他甚至看不到東歐各個國家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的自由化，只以詩見證二戰後的政治困厄，像隱匿之星，他的詩在歷史的黑夜對記得他的人閃耀著光輝。

# 目錄

## 沉默抵抗

捷克—巴茲謝克(A. Bartušek)詩選

序說：隱匿之星 李敏勇

01

## 一、那些年代

冥想 20

那些年代 22

證據 23

裁決 25

期望 27

廿世紀 29